

孤 O R P H A N 儿

列 T R A I N 车

Chr

[英] 克里斯蒂娜·贝克·克兰 / 著

胡绯 / 译

孤儿列车

O R P H A N

T R A I N

Christina Baker Kline

〔英〕克里斯蒂娜·贝克·克兰 / 著

胡绯 /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孤儿列车 / (英) 克里斯蒂娜·贝克·克兰著; 胡
绯译. -- 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9.2
书名原文: Orphan Train
ISBN 978-7-5404-8948-9

I. ①孤… II. ①克… ②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
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300064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18-2015-029

ORPHAN TRAIN: A Novel by Christina Baker Kline
Copyright © 2013 by Christina Baker Kline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9 by China South Booky Culture Media Co., Ltd.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riters House, LLC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ALL RIGHTS RESERVED

上架建议: 畅销·外国文学

GU'ER LIECHE

孤儿列车

作者: [英] 克里斯蒂娜·贝克·克兰 (Christina Baker Kline)

译者: 胡 绯

出版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: 蔡明菲 邢越超

策划编辑: 马冬冬 文雅茜

特约编辑: 温雅卿

版权支持: 刘子一

营销支持: 文刀刀 张锦涵 傅婷婷

版式设计: 崔振江

封面设计: 棱角视觉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刷: 三河市百盛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 × 1270mm 1/32

字 数: 228 千字

印 张: 10

版 次: 2019年2月第1版

印 次: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8948-9

定 价: 46.8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献 给

指路之师

——克里斯蒂娜·卢柏·贝克



灵感之源

——卡罗尔·罗伯逊·克兰

从一条河走陆路搬到另一条河时，瓦班纳基人^①不得不把独木舟和其他所有家当通通带上。无人不知轻装上阵多么重要，无人不晓轻装必须抛开重负。没什么比恐惧更拖累前进的步伐，它往往便是最难卸下的重担。

——邦尼·麦克布莱德《破晓之女》

① 北美印第安人部落。瓦班纳基（Wabanaki）部落联盟由五个部落组成，其中即包含后文中提及的佩诺布斯科特族人。

楔子

我相信世上确有鬼魂，那些昔日抛下我们的故人，今日流连不去的幽灵。我这一生常觉得他们就在身旁，或观望或见证，世间众生却毫不知情，毫不在意。

今年我九十一岁，故人几乎都已成了幽魂。

对我来说，有时幽魂比世人和上帝更加血肉丰满。他们填补着寂静，沉甸甸又暖融融，好似渐渐发酵的面团：那是眼神亲切、身上扑着爽身粉的祖母；是没喝醉酒、开怀大笑的爸爸；是哼着曲子的妈妈。已逝的幽魂摒弃了怨气、酒精和愁绪，百般呵护着我——在他们有生之年却未能如此。

我不禁认定这就是天堂：在这里，我们以自己的最佳面目活在他人的记忆中。

也许我是幸运的：九岁那年，我得到了父母魂灵的庇佑，他们以最佳面目陪在我身边；二十三岁那年，挚爱成了幽魂，从此活在了我的心里。而我妹妹梅茜，则是我的守护天使，她似乎从未离去。我九岁时，她十八个月；我二十岁时，她十三岁。眼下我九十一岁，她八十四岁，她依然在我心间。

也许幽灵无法代替活生生的人，但我别无选择。我要么借此宽慰自己，要么轰然倒下，为失去的亲故痛断肝肠。

幽灵们纷纷对我低语，告诉我要努力活下去。

目录 Contents

楔子

第一部分 / 001

她推开房门，眼前是一间洒满阳光的大客厅，可以望见窗外的一片碧波，室内摆放着落地书架和古董家具。一位老太太坐在飘窗旁的靠背扶手椅上，身穿黑色羊绒圆领毛衣，青筋密布的双手叠在怀里，膝上搭着一条羊毛格纹毯子。

第二部分 / 065

我懂的事太多，见过人们最卑劣、最绝望、最自私的一面，而这一切让我变得小心翼翼。于是我学着伪装，学着微笑与点头，学着在毫无触动时佯装感同身受。我学习装模作样，装作与众人一般无二，即便心中早已支离破碎。

第三部分 / 193

一条离家又归家的路，永远没有尽头。从卵石遍地的爱尔兰海边小村来到纽约的一间公寓，再登上一辆满载孩子的列车（这趟列车经过片片田野，全速驶向西部），最后在明尼苏达州度过了一生。而此时此刻，距离当初已近百年，她与她的项链来到了缅因州一栋老房子的门廊上。

第一部分

她推开房门，眼前是一间洒满阳光的大客厅，可以望见窗外的一片碧波，室内摆放着落地书架和古董家具。一位老太太坐在飘窗旁的靠背扶手椅上，身穿黑色羊绒圆领毛衣，青筋密布的双手叠在怀里，膝上搭着一条羊毛格纹毯子。

缅因州，斯普鲁斯港，2011年

透过卧室墙壁，莫莉听见养父母隔着一扇门在客厅里聊起她。“跟当初说好的差太远了，”迪娜说，“早知道她是这么个麻烦精，我才不会同意呢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”拉尔夫的声音满是倦意。莫莉知道，家里主张领养孩子的正是拉尔夫。多年前，年轻气盛的拉尔夫可是个不折不扣的小刺儿头——拉尔夫曾淡然地告诉她，当初学校社工把他送进了“老大哥”爱心项目，而他一直认定他的“老大哥”，也就是他的项目导师，帮他走上了正道。不过迪娜从一开始就疑心莫莉。再说在收养莫莉之前，拉尔夫家曾有过一个男孩，那小子差点一把火把小学烧了个精光，这事也拖累了莫莉。

“工作上的压力已经够大了，”迪娜挑高了声调，“回家还要收拾这堆烂摊子，鬼才愿意呢。”

迪娜是斯普鲁斯港警局的调度员。照莫莉看来，那份工作哪说得上有多大压力？无非是几宗酒后驾车案，偶尔处理一下打架斗殴、小偷小摸和意外事故。如果要在全世界的调度员职位里挑，斯普鲁斯港的调度

员恐怕算是最省心的一个。但迪娜的神经生来就绷得紧，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能惹到她。她总假定一切顺风顺水，一旦有什么不如意（当然，不如意乃是常有之事），她就变得惊怒万分。

莫莉则完全是另一个样儿。身为一个十七岁的少女，她经历的坎坷实在太多了，已经对天降横祸习以为常。一旦事情顺遂，她反而感觉无所适从了。

杰克就属于这种“奇遇”。去年莫莉转学到沙漠山岛高中念十年级，大多数学生似乎都挖空心思躲着她。他们各有各的死党和小圈子，她跟谁也合不来。说实话，她也没有给新同学递去橄榄枝。多年历练已经让她学到：古怪强硬胜过可怜兮兮和不堪一击。于是她走起了哥特路线，好似披上了一副盔甲。杰克是唯一一个设法打破这层盔甲的人。

那是十月中旬，上社会研究课的时候。当时全班学生各自分组做项目；跟以前一样，莫莉又落单了。谁知道杰克竟然邀请她加入他和同伴乔迪的小组，人家乔迪显然一脸不情愿嘛。整整五十分钟的一堂课，莫莉都活像只弓起背的小猫。那小子干吗这么好心？他对她有什么图谋？他是那种捉弄怪人来找乐子的家伙吗？不管他打什么鬼主意，她反正不会让他占点便宜。她后退了几步，双臂交叉，端起肩膀，几缕又硬又直的黑发从眼前拂过。杰克要是问她问题，她就耸耸肩哼一声，不过她跟小组配合得还不错，该做的活儿她都乖乖做完了。“那个女生怪得出奇啊。”下课铃响了，大家纷纷离开教室，莫莉听到乔迪小声嘀咕。“她害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”莫莉转过身，恰好迎上了杰克的目光——他竟然面露微笑，让她大吃一惊。“我倒觉得她挺棒。”他迎着

莫莉的目光说道。从转学到这所学校算起，莫莉破天荒第一次没忍住：她也对杰克微微一笑。

接下来几个月，莫莉东一耳朵西一耳朵地听来了杰克的身世：杰克的母亲在切里菲尔德采蓝莓期间邂逅了杰克的父亲——一个来自多米尼加的移民工人。他让她怀上了孩子，却又拍拍屁股搬回了多米尼加，跟一个当地女子同居去了，再也没有回头。杰克的母亲终生没有嫁人，在一位富家老太太的海景豪宅里工作。不管怎么看，杰克也逃不开当个社会边缘人的命运，但他偏偏独辟蹊径。他身上有些熠熠生辉的品质：足球场上亮眼的风姿，迷死人的笑容，大而明澈的眼眸，好看得出奇的睫毛。尽管他没把自己当回事，莫莉却看得出来：这家伙的脑筋远比他嘴上承认的要好，甚至有可能比他自己意识到的要好。

莫莉根本不在乎杰克在足球场上如何威风，但好脑筋让她肃然起敬（大眼睛也算是加分项吧）。莫莉自己就是全靠一腔好奇才没有走上歪路。既然走了哥特路线，谁还会拿常人那些老掉牙的陈规往你身上套呢？因此莫莉发觉，一时间，她可以想怎么出格就怎么出格，想多搞怪就多搞怪。她一天到晚埋头读书，礼堂里也好，餐厅里也好，读的大多数是些小说，书中的主角个个愤世，比如《处女之死》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《钟形罩》。她把书中的词汇抄在一本小册子上，因为她喜欢从嘴里念出那些字眼：悍妇，优柔寡断，护身符，富孀，萎靡不振，阿谀拍马……

作为新生，莫莉曾经很乐意用自己那副假面吓跑同学，也很乐意在同学眼里看到戒心和猜疑。尽管她挺不愿意承认，但最近一阵子，那副假面开始变得碍手碍脚了。每天早晨她都要花好一阵才能打扮妥当，而

一度富于寓意的例行步骤眼下让她很不耐烦：先把头发染成乌黑，然后把其中几绺挑染成紫色或白色，涂上眼影，接着涂上比肤色浅好几个色号的粉底，再把几件颇不舒服的衣服穿戴整齐。她感觉自己活像个马戏团小丑，某天清晨一觉醒来，却死活不愿意再粘上红色的橡胶鼻子。大多数人用不着费这种功夫扮个性吧，那她为什么要这么费劲呢？莫莉不禁做起了白日梦：等到了下一个地方（因为总会出现下一站，下一个寄养家庭，下一所学校），她就索性推倒重来，扮个不必花力气打理的新造型。是扮垃圾范儿^①好呢，还是扮性感辣妹范儿好呢？

随着时间流逝，那一天倒是越来越有可能马上降临。迪娜早就动了心思要扔掉莫莉这个包袱，目前她又添了个颇有底气的理由。拉尔夫把宝押在了莫莉的表现上，千方百计想要说服迪娜——莫莉那凶巴巴的发型和妆容下藏着一个温柔少女呢。嗯，这下可好，拉尔夫算是信誉扫地了。

莫莉手脚着地趴下来，掀起了带洞眼的床罩，拖出两只花哨的行李袋，那是拉尔夫在里昂比恩^②大甩卖时给她买的，购于埃尔斯沃思（红色那只印着龙飞凤舞的字体“布雷登”，橙色那只则印着“艾希莉”）。莫莉实在不知道，这两只行李袋到底为何不招人喜欢，是因为颜色款式，还是因为这两个呆气十足的白色的名字。当她打开梳妆台的顶层抽屉时，被子下传来了手机的振动声，随后变成了细声细气的乐声——洋基老爹的*Impacto*（一首歌曲名）。“这么一来，你就知道来电话的人是我，乖乖去接电话。”在为她买下这段铃声时，杰克说道。

① 垃圾文化、邋遢文化，是一种邋遢、不分性别的反时尚的时尚。

② L.L.Bean，美国著名的户外用品品牌，创始于1912年，历史悠久。

“嘿，伙计。”她终于找到了手机，说道。

“嘿，怎么样，小妞？”

“哦，你知道的。迪娜不太开心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是啊，情况很不妙。”

“有多不妙？”

“嗯，我觉得我快被赶出去了。”她觉得嗓子发紧。莫莉被自己吓了一跳：这种事她明明已经遇到过很多次了。

“不会的，”他说，“我不这么想。”

“没错，我能听见他们正谈论这件事。”她说着一擦袜子和内衣，一股脑儿扔进印着“布雷登”字样的行李袋。

“可你还有一阵子社区服务要做呢。”

“没戏。”她拿起自己的挂坠项链。项链在梳妆台上缠成了一团，莫莉用手指捋着金链，设法解开项链上的结。“迪娜说，没人愿意要我，我不值得信任。”项链上的结在她的拇指下松开了，她把金链捋直，“没事，我听说少年教养所没那么糟，反正也不过几个月。”

“可是……你明明没有偷那本书。”

莫莉将平平的手机贴着耳朵，戴上项链，摸索着扣好卡扣，端详着梳妆台上的镜子。黑色眼妆在她的眼周晕开了，使她活像个橄榄球运动员。

“对吧，莫莉？”

问题是，她确实偷了那本书，或者换句话说，她想偷那本书。那是她最爱的一本小说——《简·爱》，她渴望拥有它。巴尔港的谢尔曼

书店里没有现货，她的脸皮又太薄，不好意思让店员订购。迪娜是不会把信用卡号给她，让她去网上购书的。她从未如此渴盼过什么东西（嗯……有一阵没有了）。于是在图书馆里，当她双膝着地趴在小说部窄窄的书架之间，眼前的书架上赫然是三本《简·爱》：两本平装，一本精装。那本精装书她已经借过两次，是到前台用借书证登记借出的。她从书架上取下那三本书，用手掂掂重，又把精装本放回去，塞到《达·芬奇密码》的旁边。至于那册新一点的平装书，她也放回了书架。

她塞进衬衣和牛仔裤腰里的那本《简·爱》又卷又旧，纸张泛黄，还有些段落被人用铅笔画了线。托了干巴巴的胶水的福，廉价的封面已经从纸页上脱开。如果馆方把这本书送去每年一度的图书大甩卖，只怕最多值个十美分。莫莉觉得，没人会在乎这么一本书，还有另外两本崭新的《简·爱》呢。可惜图书馆最近刚刚配备了磁性防盗标签：几个月前，四名志愿者（四位上了年纪的女士，她们怀着一腔热情投入到斯普鲁斯港图书馆的一切事务中）花了几个星期将标签装到了一万一千多册图书的封面内侧上。于是那天离开图书馆时，莫莉根本没有料到已经过的是一扇防盗检测门，洪亮的哔哔声一直响个不停，图书馆馆长苏珊·勒布朗像只归家的鸽子一样风驰电掣地赶了过来。

莫莉立刻招供了；说得更准确些，她设法声称，她本来是想登记借出那本《简·爱》的。但苏珊·勒布朗根本不买账。“看在上帝的分儿上，别用谎话脏了我的耳朵。”她说，“我可一直在盯着你，刚才我就觉得你有图谋。”真可惜，居然让她猜中了！她本来很乐意猜错一次，一次就行。

“哦，该死。真的吗？”杰克叹了口气。

莫莉一边望着镜子，一边用手指轻抚脖子上那条项链的吊坠。她已经不常戴这条项链了，但只要出了岔子，心知自己又要搬家时，莫莉就会戴上它。链子是在埃尔斯沃思的折扣店玛登商店里买的，莫莉又上面串了三个吊坠：一条蓝绿相间的景泰蓝鱼，一只白鸛乌鸦，再加上一头丁点小的棕熊，那是父亲在她八岁生日的时候给她的。几个星期后，一个冰天雪地的晚上，他在驾车驶下95号州际公路^①时翻了车，就此丧命。当时莫莉的妈妈年仅二十三岁，从此以后就一路滑进了泥潭里，再也没有振作起来。等到九岁生日的时候，莫莉已经住进了一个新家，妈妈却进了监狱。那些吊坠是昔日生活给她留下的唯一印记。

杰克是个好人，但她一直在等待这一刻：总有一天，跟其他人一样（社工也好，老师也好，养父母也好），他会忍无可忍，感觉被人辜负，意识到实在不值得为莫莉费这么多功夫。尽管莫莉希望自己能把他放在心上，也成功地让他相信自己确实把他放在了心上，她却从未彻底交心。她倒不算在演戏，不过在内心深处，她总是有所保留。她已经发觉：只要将胸膛想象成一只用链条锁上的巨型箱子，就可以控制情绪。她会打开箱子，将所有东奔西窜、难以控制的感情一股脑儿塞进去，塞进所有肆意横流的悲哀或遗憾，再死死地锁好箱子。

拉尔夫也千方百计想要发掘她身上的闪光点，就因为这种先入为主的念头，他从莫莉身上看出了并不存在的闪光点。莫莉颇为感激他的信赖，却忍不住对自己打了几个问号。在这一点上，迪娜似乎更好相处，她根本没有花心思掩饰对莫莉的疑心。想想吧：明刀明枪跟你对着干，总比出岔子以后再对你失望强吧。

① 95号州际公路，简称I-95，是美国州际公路系统的一部分，共计跨越十五个州。

“《简·爱》？”杰克说。

“有什么关系吗？”

“我本来要给你买那本书的。”

“是啊，没错。”尽管惹了这么大的麻烦，搞不好就会被人送走，莫莉心里却清楚自己绝不会开口让杰克买书。如果非要在寄养制度里找出她最讨厌的一点，那就是你必须依赖几乎素不相识的人，他们变幻莫测的心思又让你防不胜防。她已经学会不期盼任何人的任何给予。她的生日经常被人忘到脑后，节日过完了大家才猛然想起她。她只能拿到什么就凑合用什么，而她拿到的东西至少是她开口要的。

“你真是固执得要死！”杰克仿佛一眼看穿了她的心思，“瞧瞧你给自己惹了多大的麻烦。”

有人重重地敲响了莫莉的房门。她把手机捂在胸口，眼睁睁望着门把手转开。这是另一件讨厌的事：没有锁，没有隐私。

迪娜探头进了屋，涂着粉色口红的双唇抿得很紧。“我们必须聊一聊。”

“好。我先把电话讲完吧。”

“你在跟谁通话？”

莫莉犹豫片刻。必须回答吗？哦，管他呢。“杰克。”她说。

迪娜皱起了眉：“快点啊，我可没有一整夜时间给你耗。”

“我马上就来。”莫莉面无表情地盯着迪娜，一直等到迪娜的头从门边消失，才再次把手机贴到耳朵上，“行刑时间到啦。”

“不，不，听着，”杰克说，“我有个主意，有点……出格的主意。”

“什么嘛。”她闷闷不乐地说，“我得走了。”

“我跟我妈谈过……”

“杰克，你开玩笑吧？你居然跟她讲？她已经恨死我了。”

“嘿，听我把话讲完嘛。首先，她并不恨你。其次，她跟她的东家聊了聊，看来你说说不定可以去那儿做社区服务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可是……怎么会这样？”

“嗯，你知道我妈堪称世界上最蹩脚的管家。”

莫莉喜欢他说这话的腔调：实事求是，不贴标签，仿佛他在声称他母亲是个左撇子。

“老太太想要人把阁楼清理清理，里面净是些旧报纸、盒子之类的狗屎东西，我妈觉得那是她最可怕的噩梦。于是我出了个主意，让你去清理。我敢打赌，你那五十个小时的社区服务轻而易举就耗在那鬼地方了。”

“等一下……你要我去清理一个老太太的阁楼？”

“是啊。正是你的拿手好戏，你不觉得吗？拜托，我知道你这人有多爱揪着细节不放。别妄想抵赖，你的东西全在书架上一字排开，你的论文全都归了档。你的书不是还按字母顺序摆放吗？”

“你注意到了？”

“你压根儿没料到我是多么了解你。”

莫莉不得不承认，虽然怪是怪了点，但她就喜欢把东西收拾得井井有条，实际上算是有点洁癖。尽管时常搬家，她还是学会了打理自己仅